



邱中雜記

孤齋病客久廢焚膏隨意一編聊以遣興會心處不能自釋亟捉筆錄之間翼已意雖事類無多故亦一班之窺也昔人聽黃鸝聲謂俗耳砭砭夫烏能砭人而况先民之言乎余從此病霍然矣

劉永澄靜之父識

曾孫中從重梓

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

黃伯固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唯

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徃徃以彼易此何耶
蔡虛齋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
淵任窮夭

呂獻可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
常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

韓持國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此精
于治心者方遜志曰善用人者當激發其喜功好名
之心此巧于勵世者

范純仁言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
而又難有禮

好施人之所不能妄施人之所不能今之施者半及
于沙門弟子止矣余以為此不惟施之三寶而當並
施之三教不惟施之三教而當先施之三族

以上三段出
陳眉公

薛西原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縱能揀人于患難
而自損廉耻已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
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
薛敬軒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

世之人不明諸此徃徃於仕宦中冒昧禮法取不義之財以為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鄺公埜為陝西副使嘗以俸易一紅褐寄獻其父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寃澤物以安其民乃

索此不義之物汚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劉公球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寄夏葛一端球即日却之書戒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世之父兄皆如此子弟豈有贖貨之敗

楊子器諭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羅一峰上諸父書曰為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

是以真倉生足以垂後世也若只求飽暖習勢利如
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
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
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
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云云語意激切非時人所能
道凡誨子弟者當書一通布之內庭

李太初為相治居第于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
言其太隘李咲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
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

范淳夫謂子弟曰立朝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
朝矣高瓊戒諸子曰毋曲事要執以漸進身二公皆
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子弟不惟子弟他日高門克宗
而朝廷即得收正人之用今人惟恐子弟不善結納
以遂榮進那顧敗名毀節蘇子瞻曰但願孩兒愚且
魯無災無難到公卿悲夫

凡人德業不可自足官爵不可不知足自足則造位
不遠不知足則缺望易生父兄之于子弟雖責望無
窮而一服官之後便不可有貴顯之心一有此心得

之祇滋驕溢之端失之即損欣樂之趣炎涼起于家庭怨尤生于骨肉不祥之事紛紛起矣楊子器為縣官即曰得做此足矣為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為方面官又曰得做此足矣父兄以此為教何患無佳子弟以此為率何患無好人品

劉文肅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取非義財况祿仕者乎

王三原作吏部時署其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為羞今動曰贄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耻哉

李及知杭州曾市白集一部以為終身之恨郎基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况重于此者乎

毛吉為廣東副史死賊難時家童不辦喪具委官余文以軍餉數百兩密授之其夜家童之婦忽出中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吉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走告近居沈經歷者沈報僉憲胡榮亟來視之瞪目視胡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

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憾但余文所遺官銀付我家
奴雖官府無所稽考我負汙辱于地下矣願亟以還
官毋汙我言畢忽仆地久之婦甦居士讀之嘆曰毛
公故未嘗死他人生前納汙不須余文授索矣

鄒汝愚髫年克四川解首聞某省解元某甚有時名
往訪之甫坐定其人問貴省解元坊牌額幾何鄒遽
拂然不答而去國子官魏齡對李時勉曰昨聽選部
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好某地有出產不聞
一人以施政教方畧為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李

聞之喜曰新堂官有識能言諸人所不能言也夫舉
子問坊牌選人問美缺世態固然何足恠者但彰二
君子确然之志耳然以世俗人眎二君子不免浮薄
之誚

文文起曰清介一款今人之究竟實古人之發軔脚
根一定便當進步寧可以此自畫此為上上人語有
識者當自賞之

鄒汝愚髫年舉四川鄉試第一人皆艷羨之鄒作詩
曰龍泉山下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

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讀此則知士不當以科名自
喜鄒志完以直言獲罪見友人田承君遂出涕田正
色責之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
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士所當為未止此也讀
此則知士不可以節概自矜從來金閨鼎甲烜赫一
時者多矣今垂休青史者幾何人生無三立
死即獍狢噉盡科名何益人毛髮事耶曾泉由
御史謫汜水尉歷任三年善政藉藉死後民有餘思
何塘以翰林謫倅開州為三審法以平徭役立分程
法以築河堤小民稱便此不以一節自滿者真正英
雄何處不勉可

劉元城舊從溫公遊及公位政府獨無書相問訊薛
敬軒家居時執政李賢屢以詩訊之終無一字相報
此是善學柳下惠者若他人以不磷不淄自許翻成
墮落

蔡虛齋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
聖賢自擬

况鍾知蘇州時上言御史與在官相見禮儀及凡迎

詔勅詣學校皆有一定禮制比來多有逆越禮分各
府知府亦自顧闕冗貪暴畏其糾劾諂拜跪甘受
詈辱間有奉法持已不肯阿屈者御史輒求小過擅
作威福使賢良不安于位而邪佞得以苟全云云是
當 宣宗有道之時郡國吏逢迎之風已盛矣然使
郡吏敢于有言所以為 宣宗也風會日趨俛仰成
習繞指者譽強項者擯即有况蘇州幾免于白簡
哉雖然芝蘭不以無人而不芳世有志士故當挺疾
風之節耳

宋神宗欲用陳升之司馬光曰升之誠有才智但恐
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帝論相謂王陵少
戇陳平可以輔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
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
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李空同致楊邃菴
書云往者公之柄政也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故
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
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
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此等議論關係風教執

政用人者不可不知

寇平仲為樞使當罷使人私求王文正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武勝軍節度使蓋王陰薦之也張師德嘗詣王文正門不得見怪之托向文簡為一言一目議知制誥王嘆曰可惜張師德向曰何謂王曰累于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

張復之善臧否人物所辟薦皆方廉恬退之士嘗曰彼好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晦叔為留守御史如東濕謝希深歐陽永叔每出遊王責曰公等自比萊公何如萊公尚坐驕奢取禍况其下者乎希深以下莫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王已年高若為之動然卒薦永叔入館

章德懋庶吉士時閣老劉定之為教習一日以玉堂蔬圃詩試諸士德懋結語曰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

萊劉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秋賞月賦德懋云天下
之人有懼悲愁羈患貧窮孤寡者見月則不樂唯高
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
之後章以諫烟火詞得貶斥而劉遂不救跡王公何
啻千里

王忠肅翔自兩廣召入吏部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
以先後敘過關雖貴官不得越人怪之王曰彼立法
安忍壞之至吏部即調為考功主事劉忠宣為廣東
布政至新會縣令吳獻臣不來迎久之始至曰時為

鄒智屬纊故迎遲耳劉了無怪意夫王劉古人都
水新會豈逆知其不罪而反見知哉直亦置官于度
外耳今人未到壞官預為遠罪之地此事察察遂成
千古可為浩嘆

項襄毅忠為兵部時有中貴持旨查王三保至西洋
時水程項命一都吏于庫中檢之時劉忠宣為郎中
即先入覓得箴之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笞責都吏
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終莫能得劉亦秘不言會科
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呼都吏曰庫中卷案安得

失去劉在傍微咲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縱得珍寶於國家何益此一時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杜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項遽聳然降位對劉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觀此劉忠宣之遠識與項襄毅之虛已皆人傑也然堂官折節相下又不難自彰其短項公尤不可及哉

楊溥在內閣其子自鄉來不為江陵令范理所禮懇之溥不為怒顧心重理薦為德安守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李東陽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患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

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
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
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
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
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悃有日矣臨械
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謝文正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遷都憲臺中循例請
公文為賀公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
悅之竟不與作呂涇野有故交為權貴持三百金乞

公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故交慚
而退由此觀之詞筆亦非佞人之具也

王安石用事時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天下莫能奪
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
非之者比肩而是劉道原獨奮勵不顧直指其事是
曰是非曰非或面刺王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安
石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
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為意魏莊
渠在 正德朝凶閹擅政士大夫浮湛苟仕高者留

意詩史夸示矜重次者圍棋酌酒而已魏獨留意經
濟初試刑曹殫精法理既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凡
丘氏衍義所載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
謂本之不在是也反之身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
江湖則思其君處臺省則憂其民不獨敷納論思即
其寄懷贈答書命所以忠告善道弼翼匡救靡所不
用其極此二公者可不謂實心愛國者哉不然彼豈
不能藉口明哲之咏以苟祿者何必侃侃若此今人
動稱國無道其默足以容却不思此乃為隱居不仕

者言既仕矣則有審武子之愚在則有邦無道殺之
耻在豈有食人之食而不憂人之憂者哉孔子曰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必如是乃可默耳故有危行言遜
之道當知不俟終日之幾無不入不居之智當勵見
危受命之節

霍公韜曰我朝自方孝孺劉球諸臣死於忠義其
禍慘烈以故士夫喪氣無復振作賢者多以明哲藉
口間有不避刑戮獻言為國者輒又擯斥於外終身
不得大用是以達官顯爵類多軟媚保位之人朝士

相師久而成俗以老成為遲鈍以忠厚為迂闊以剛直為沽名以廉介為矯激以奉法為執拗以守禮為傲慢以任私為當情以詭隨為通變以擁蔽為權宜以諂諛為賢以擊搏為能屈辱不以為羞奸貪自以為得士氣若此而望紀綱振肅天下又安得乎願檢成化弘治以來大小臣工章疏有涉權貴有干勲戚有觸人主之怒者疏其名於吏部死者表旌其墓生者加擢其官取回大用彼將援引善類充滿于朝如此而紀綱不振天下不安未之有也

鍾同章綸以諫易儲下獄朝士遂無一人敢言兵部進士楊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竑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宮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崇高柰清議何于不能用出為安州知州吁唯于少保乃可以此言進且不能用况其下乎

天順初王振之釁已萌而未著諸君子在講筵鮮有發者獨考功郎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睽隔蒙蔽

未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乞致仕去後果有土木之難李君可謂先見矣當時楊士奇號稱賢相反不識王振之奸而甘俛仰果何意且言路豈無一人哉嘆息嘆息

李文祥湖廣麻城人有才名與萬安孫弘璧同舉進士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弘璧延于家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安銜之文祥見浮沉世事者輒斥且詈惟與鄒智湯鼐王恕等數人往來高自標榜值詔開言路即上

書請一權立法進賢黜奸廣言納諫語極切直上召詣左順門中官傳旨詰中興再造等語以為不祥文祥從容辨對而出時安票旨除文祥縣丞後用薦起為兵部主事未幾復貶竟夭死李公可謂時命不偶者矣然當時位即三事壽即百齡今日亦須謝去何如千萬年生氣長凜凜耶

萬安尹直相繼罷劉吉恐科道及已因建言當超遷科道待以不次之位庶子張公昇上言吉知今日惟科道得言遂欲超遷科道不知朝廷用人惟取賢能

不論方類吉柔佞取悅無所不至自是科道無復肯
言而羣臣靡然附之李林甫之密口腹劍賈似道之
牢籠言路吉實合而為一因數吉十罪請亟譴斥以
應災異不報御史魏璋阿吉劾張左遷南工部郎是
時言路絕矣張不言誰當發吉之奸者然魏璋一疏
亦不能已所以報劉之超遷耳嗟呼吮舐之輩何代
無之賴張公數語一吐千古之氣

門達誣搆素彬論死有彩漆軍匠楊暄者憤然不平
上疏言昔者駕留虜廷獨彬以一校尉保護聖躬備
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恨并條門
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上令達逮問達逼
暄令供李賢主使暄懼拷死于獄乃陽諾曰此實李
閣老教我為之但我言于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官
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 上果
命中官會法司訊于午門暄大言曰我死則死耳何
敢妄指李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
達失色計阻彬得從輕調南京

馬士權泰州人博極羣書有氣節寓京師教授學士

先生多下之與徐有貞尤厚善石亨既排有貞會有
投匿名封事誹朝政者石亨謂有貞使士權為之逮
士權下獄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一言或摘有
貞誥券纘禹神功之語出自誤實謀作逆馬大咲曰
豈有自誤誥券露其逆謀之理耶錦衣不能折後有
貞出獄感士權之義以女許婚其子久更負盟士權
亦無言時人皆重士權之高而薄有貞云其後張聚
白陳士賢之寃藍道行暴嚴世蕃之惡皆具鐵石心
者使諸子得居瑣闥之秩豈肯伊喔囁嚅如兒女子

輩哉宋人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咲金椎陋却是屠酤解報恩

宋紹興中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濡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致堂在西掖
見之咲曰可謂鷺鴨諫議矣夫言官擇無利害之事
以塞責誰非鷺鴨類哉直令後人復咲後人耳雖然
與其為鷺鴨寧為鷺鴨

石亨曹吉祥橫甚御史楊暄將劾之兵科給事王鉉
聞其謀輒潛告之楊由是得罪既都御史耿九疇將

率諸御史論列未發而鉉即先疏九疇阿附徐有貞
李賢遂致詔獄若鉉者可謂忠于曹石者矣不知石
人示兆之時禁門操戈之日鉉于何處生活

李襄敏為冢宰公廉執法給事蕭彥莊以私憾劾之
遂致仕後蕭亦以他事遷謫貪戾被殺說者謂有天
道云

何觀之劾王直胡濙郭希顏之論嚴嵩其人雖未可
知其言故皆有據而一則給事毛玉劾之廷杖外遷
一則臺省合疏劾之論斬于市不知此諸人者謂其

實敢亂政而力攻之耶抑承順指炙手之勢而為之
驅耶夫何與郭小臣也翼大臣以鋤小臣如捕鷄飼
鷹羽毛立盡政復何難但傷國體壞而士氣消耳言
官本朝廷耳目而今以其口為權臣之尻哀哉

以上諸人人臬也言路有此亦曰殆哉

薛奎為參知擬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細大
一入于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愧
不食家人問之公曰吾慚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
我也自今人觀薛公未免有情癡然大臣如此設心

何患相業不高

宋真宗朝有卜者上封事言千宮禁上大怒收之家
有朝士往還書牘上欲盡付御史獄案劾丞相王旦
爭之乃已繼有大臣力言乞行上令中使再取旦曰
早得旨已焚之矣此事最得大體若本朝魏璋之訐
湯鷲路楷之誣沈鍊皆以私書使王文正居政府豈
有此嗟乎不能為王文正亦已矣乃有因以脩睦眦
者

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范純仁聞之謂人曰此
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
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為溫公言之且言宰相當虛
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已出謀自己已出則諂諛得乘
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蘇子瞻與溫公論免役
不當改溫公不悅蘇曰昔韓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
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
軾盡言耶嗟呼賢如溫公而二君子不憚逆耳况萬
不逮公者

永嘉宣諭內閣曰內閣例以日期為先後以官職為

崇卑凡閣中一應事務不問國家利害不行虛心公議但以首者一人所主餘唯唯無敢可否一有言者輒陰擠而斥之故皆終身伴食旅進旅退而已此亦習為常甚至明知其心偏私誤國又從而稱道之以結歡心如吏部行取其官必其主張某人然後行取且得即選科道引為私人又每主張某人陞某官吏部莫敢不從甚至陞官文憑亦為取討為國求賢之心絕無也兵部將軍某鎮某營主張用某人兵部莫敢不從甚者敗績債事者多行舉用負債剝下者遍

來鑽求為國擇將之心絕無也如此情狀不一而足於是內閣之地雖重而居內閣之人品甚輕夫所畏於人者特以代言之官能播弄朝廷之威福耳非真有公平正大之心足以壓服天下之人也如是之人求其同心輔政以共成皇上正大光明之業決不可得也朱熹曰君臣之分權不可畧重纔重則無君若仍怙終不悛堯舜之世所不容請即加誅斥如此庶政本之地清而讒邪自息矣王陽明寄楊邃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然相慶皆謂太平

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為猶甚難也亨也
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
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
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
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
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
去小人之不可一日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
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
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

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
所競之心以平其義照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
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
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退然為之後以先之
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
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有倉卒之際身任天
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
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詭以
求脫遂致釀成太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

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合此二論可
為宰臣千古著鑑大抵權重則小人借叢權去則君
子掣肘惟視其人何如耳

司馬君實除樞密具表懇辭韓魏公寓書勸駕亦不
從曰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及
辭翰林學士雖上面諭亦不從內臣強納告于懷中
拜而不受此故宋朝遇臣有禮亦君實自待不輕也
故當時人主重之如景星卿雲雖以蒲宗孟之巧譖
而有所不行後世戀權如羶嗜官如炙一毀鼯鼠心

事人君覷破已久何怪其言不聽而計不從哉即使
豕交獸畜非無衾影之慚漏盡鐘鳴亦有首丘之願
而主上利于臣教臣子怯于櫻鱗有乞去而不能欲
留而無味者至若陽飾求退陰圖援止則又九尾三
窟不足汗人齒頰矣錢若水曰實未嘗有秉節高邁
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
鄙此語洞見千古嗚呼安得起若水于九原而一洗
鼯鼠之污哉

韓絳論市易官不可留上意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



原件短缺

用辱相位請從此辭上愕曰茲小事何爾耶韓曰小事弗伸况大事乎此是穆生醴酒之意若侯大者不行而後去自辱多矣絳豈不知委曲以俟悟主哉義不可耳絳黨介甫素絀清議此一節故自稜稜

宋仁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為貴妃李文靖對使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後有狂生乘文靖出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後肆言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上踉蹌謝不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矣行藏之外無可着脚不行不藏之間無可施面目

宋仁宗論相王仲義曰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後竟得富鄭公後世宰相交通宦豎探人主之意旨然後所請必得設以素無私交之富鄭公居之將一無所濟乎曰不然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劉忠為吏部尚書有王主事者其父致政家居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之奉親曰恐汝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有矣幸勿改節司馬溫

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輕去就耶此二事似乎姑息之愛然中人因是砥礪則成就之功為大宰相為天下育才道當如此若士人自樹又不可諉宋潛溪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

慶曆中尹師魯坐范希文黨下獄劉湜按之欲陷以死竟不得後尹知隨州孫甫過之二人對榻語幾日無所不道而尹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

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迺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劉元城貶梅州有土人持厚貲入京求仕謂章惇吾能殺劉某惇即除之本路轉運判官將至郡家人治元城後事各號泣不食而元城飲食起居自若次日則其人夜半嘔血死矣有客唁元城曰若人不死公未可知也劉亦無喜色余謂為君子者當法師魯以捐其已甚之疾為小人者當鑒轉運以消其不肖之心小人謀害君子無所不至只謂柄在已

耳豈知彼蒼故自有權

人之冠而戴鬚眉者類稱丈夫乃孟子品題有四曰
大丈夫曰小丈夫曰賤丈夫曰不丈夫大丈夫尚矣
小丈夫能諫能去爵祿不以入其心第涵養功少不
能平悻悻之氣着脚名節律以大人之學而小之然
不失為大丈夫也乃以朝為市罔彼富貴不知止足
以公卿躬商賈之行則丈夫而賤之矣負昂藏軀不
自樹立挨排權勢之門陰取富貴烜赫鄉人以鬚眉
甘妾婦之行不耻則丈夫而不丈夫之矣夫小丈夫

學可大也賤丈夫即貴不足貴也至冠而妾婦何以
施鬚眉於人世貞士羞與為友異代子孫羞以為祖
人國豈有賴焉而世之蹈其轍者不少嗟嗟百年不
可久之身欲贖無從百世不能改之名欲掩無計士大
夫何可不蚤自決擇

胡端敏論士風疏極中時弊其詞曰竊惟士風之邪
正關繫天下之安危今我 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
於豢養狃於因循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
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

所及心志所存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
當憂民瘼當恤者則衆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
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而後已至於所過地方則
論有司逢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
府囑托行否以為毀譽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天
下不治民生不安何莫非由於此云云此等語元不
待說直為大家習慣莫知其非政藉胡公喚醒一番



